#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舊唐書卷一百六十五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卷第一百十五

韋夏卿　王正雅族孫凝　柳公綽子仲郢孫璧玭弟公權伯

父子華子華子公度　崔玄亮　溫造子璋　郭承嘏

殷侑孫盈孫　徐晦

韋夏卿字雲客杜陵人父迢檢校都官郎中嶺南節度

行軍司馬夏卿苦學大歷中與弟正卿俱應制舉同時策入高等授高陵主簿累遷刑部員外郎時久旱蝗詔於郎官中選赤畿令改奉天縣令以課最第一轉長安令改吏部員外郎轉本司郎中拜給事中出為常州刺史夏卿深于儒術所至招禮通經之士時處士竇群寓於郡界夏卿以其所著史論薦之于朝遂為門人改蘇州刺史貞元末徐州張建封卒初授夏卿徐州行軍司馬尋授徐泗濠節度使夏卿未至建封子愔為軍人立

為留後因授旄鉞徵夏卿為吏部侍郎轉京兆尹太子賔客檢校工部尚書東都留守遷太子少保卒時年六十四贈左僕射夏卿有風韻善談讌與人同處終年而喜愠不形于色撫孤侄恩踰已子早有時稱其所與游辟之賔佐皆一時名士為政務通適不喜改作始在東都傾心辟士頗得才彦其後多至卿相世謂之知人

王正雅字光謙其先太原尹東都留守翃之子伯父翃代宗朝御史大夫以貞亮鯁直名于當代卒謚曰忠惠

正雅少時以孝行修謹聞元和初舉進士登甲科禮部侍郎崔邠甚知之累從職使府元和十一年拜監察御史三遷為萬年縣令當穆宗時京邑號為難理正雅抑强扶弱政甚有聲會柳公綽為京兆尹上前褒稱穆宗命以緋衣銀章就縣宣賜遷戶部郎中尋加知臺雜事再遷太常少卿出為汝州刺史充本州防禦使有中人為監軍怙權干政正雅不能堪乃謝病免入為大理卿會宋申錫事起獄自內出卒無證驗是時王守澄之威

權鄭注之寵勢雖宰相重臣無敢顯言其事者唯正雅
與京兆尹崔琯上疏請出造事者付外考驗其事別具
狀聞由是獄情稍緩申錫止于貶官中外翕然推重之
太和五年十一月卒贈左散騎常侍正雅從弟重胡之
子也位止河東令重子衆仲登進士第累官衡州刺史
衆仲子凝凝字致平少孤宰相鄭肅之甥少依舅氏年
十五兩經擢第常著京城六崗銘為文士所稱再登進
士甲科崔璪領鹽鐵辟為巡官歷佐梓潼宣歙使幕宰

相崔龜從奏為鄠縣尉集賢校理遷監察御史轉殿中宰相崔鉉出鎮揚州奏為節度副使入為起居郎歷禮部兵部考功三員外遷司封郎中長安令中丞鄭處誨奏知臺雜換考功郎中遷中書舍人時政不協出為同州刺史賜金紫暮年移疾華州敷水別墅踰年以禮部侍郎徵凝性堅正貢闈取士拔其寒俊而權豪請託不行為其所怒出為商州刺史明年檢校右散騎常侍潭州刺史湖南團練觀察使入為兵部侍郎領鹽鐵轉運

使又以不奉權倖改秘書監出為河南尹檢校禮部尚書宣州刺史宣歙觀察使凝咸通中兩佐宣城使幕備究人之利病滌除積弊民俗阜康踰歲黃巢自嶺表北歸大掠淮南攻圍和州凝令牙將樊儔率師據采石以援之儔犯令凝即斬之以徇命別將烏頡代儔赴援竟解歷陽之圍賊怒引衆攻宣城大將王涓請出軍逆戰凝曰賊怒恚而來宜持重待之彼衆我寡萬一不捷則州城危矣涓銳意請行凝即閲集丁壯分守要害登陴

設備涓果戰死賊乗勝而來則守有備矣賊為梯衝之具急攻數月禦備力殫吏民請曰賊之兇勢不可當願尚書歸款退之懼覆尚書家族凝曰人皆有族予豈獨全誓與此城同存亡也既而賊退去時乾符五年也其年夏疾甚有大星墜于正寢八月卒于郡時年五十八無子以弟子鏻為嗣鏻兄鉅位終兵部侍郎

柳公綽字起之京兆華原人也祖正禮邠州士曹叅軍父子溫丹州刺史公綽幼聰敏年十八應制舉登賢良

方正直言極諫科授秘書省校書郎貞元元年也貞元四年復應制舉再登賢良方正科時年二十一制出授渭南尉公綽性謹重動循禮法屬歲饑其家雖給而每飯不過一器歲稔復初家甚貧有書千卷不讀非聖之書為文不尚浮靡慈隰觀察使姚齊梧奏為判官得殿中侍御史冬薦授開州刺史入為侍御史再遷吏部員外郎武元衡罷相鎮西蜀與裴度俱為元衡判官尤相善先度入為吏部郎中度以詩餞别有兩人同日事征

西今日君先捧紫泥之句元和初憲宗頗出遊畋銳意用兵公綽欲因事諷諫五年十一月獻大醫箴一篇其辭曰天布寒暑不私于人品類既一高畀以均惟謹好愛能保其身清淨無瑕輝光以新寒暑滿天地之間浹肌膚于外好愛溢耳目之前誘心知于內清潔為隄奔射猶敗氣行無間隙不在大睿聖之姿清明絕俗心正無邪志高寡欲謂天高矣氣蒙晦之謂地厚矣橫流潰之聖德超邁萬方賴之飲食所以資身也過則生患衣

服所以稱德也侈則生慢唯過與侈心必隨之氣與心流疾亦伺之聖心不惑孰能移之畋遊恣樂流情蕩志馳騁勞形咜叱傷氣惟天之重從禽為累不養其外前脩所忌聖心非之孰敢違之人乘氣生嗜欲以萌氣離有患氣凝則成巧必喪真智必誘情去彼煩慮在此誠明醫之上者理于未然患居慮後防處事先心靜樂行體和道全然後能德施萬物以享億年聖人在上各有攸處庶政有官群藝有署臣司太醫敢告諸御憲宗深

嘉之翊日降中使奬勞之曰卿所獻之文云氣行無間隙不在大何憂朕之深也踰月拜御史中丞公綽素與裴垍厚李吉甫出鎮淮南深怨垍六年吉甫復輔政以公綽為潭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湖南觀察使湖南地氣卑濕公綽以母在京師不可迎侍致書宰相乞分司洛陽以便奉養久不許八年移為鄂州刺史鄂岳觀察使乃迎母至江夏九年吳元濟據蔡州叛王師討伐詔公綽以鄂岳兵五千隸安州刺史李聽率赴行營公綽

曰朝廷以吾儒生不知兵耶即日上奏願自征行許之公綽自鄂濟湘江直抵安州李聽以廉使之禮事之公綽謂之曰公所以屬鞬負弩者豈非為兵事耶若去戎容被公服兩郡守耳何所統攝乎以公名家曉兵若吾不足以指麾則當赴闕不然吾且署職名以兵法從事矣聽曰惟公所命即署聽為鄂岳都知兵馬使中軍先鋒行營兵馬都虞候三牒授之乃選卒六千屬聽戒其部校曰行營之事一决都將聽感恩畏威如出麾下其

知權制變甚為當時所稱鄂軍既在行營公綽時令左右省問其家如疾病養生送死必厚廩給之軍士之妻冶容不謹者沉之于江行卒相感曰中丞為我輩知家事何以報効故鄂人戰每尅捷十一年入為給事中李師道歸朝遣公綽往鄆州宣諭使還拜京兆尹以母憂免十四年起為刑部侍郎領鹽鐵轉運使轉兵部侍郎兼御史大夫領使如故長慶元年罷使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時河朔復叛朝廷用兵補授行營諸將朝令夕

改驛騎相望公綽奏曰自幽鎮用兵使命繁併館遞匱乏鞍馬多闕又勅使行李人數都無限約其衣緋紫乗馬者二十三十匹衣黄緑者不下十匹五匹驛吏不得視劵牒随口即供驛馬既盡遂奪路人鞍馬衣冠士庶驚擾怨嗟逺近喧騰行李将絶伏望聖慈聊為定限乃下中書條疏人數自是吏不告勞以言直為北司所惡尋轉吏部侍郎二年九月遷御史大夫韓弘病自河中入朝以弘守司徒中書令詔百寮問疾弘遣其子達情

言不能接見公綽謂其子曰聖上以公官重令百司省問異禮也如拜君賜宜力疾公見安有卧令子弟傳言耶弘懼挾扶而出人皆聳然三年改尚書左丞又拜檢校戶部尚書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行部至鄧縣縣二吏犯法一贓賄一舞文縣令以公綽守法必殺贓吏獄具判之曰贓吏犯法法在姦吏壞法法亡誅舞文者公綽馬害圉人命斬之賔客進言曰可惜良馬圉人自防不至公綽曰安有良馬害人乎亟命殺之牛僧儒

罷相鎮江夏公綽具戎容于郵舍候之軍吏自以漢上地高于鄂禮太過公綽曰奇章纔離台席方鎮重宰相是尊朝廷也竟以戎容見有道士獻丹藥試之有驗問所從來曰鍊此丹于薊門時朱克融方叛公綽遽謂之曰惜哉至藥來于賊臣之境雖驗何益乃沉之于江而逐道士鄧縣人鄭懐政病狂妄稱天子公綽捕而殺之敬宗即位加檢校左僕射寳歷元年入為刑部尚書二年授邠州刺史邠寧慶節度使所部有神策諸鎮屯列

要地承前不受節度使制置遂致北虜深入公綽上疏論之因詔諸鎮皆稟邠寧節度使制置三年入為刑部尚書京兆人有姑鞭婦致死者府斷以償死公綽議曰尊毆卑非鬬且其子在以妻而戮其母非敎也竟減死太和四年復檢校左僕射太原尹北都留守河南節度觀察等使是歲北虜遣梅祿將軍李暢以馬萬匹來市託云入貢所經州府守帥假之禮分嚴其兵備留館則戒卒于外懼其襲奪太原故事出兵送之暢及界上公

綽使牙將祖考恭單馬勞問待以修好之意暢感義出
涕徐驅道中不妄馳獵及至闕牙門令譯引謁宴以常
禮及市馬而還不敢侵犯陘北有沙陁部落自九姓六
州皆畏避之公綽至鎮召其酋朱耶執宜直抵雲朔塞
下治廢柵十一所募兵三千付之留屯塞上以禦匈奴
其妻母來太原者請梁國夫人對酒食問遺之沙陁感
之深得其効六年以病求代三月授兵部尚書徵還京
師四月卒贈太子太保諡曰成公綽天資仁孝初丁母

崔夫人之喪三年不沐浴事繼親薛氏三十年姻戚不知公綽非薛氏所生外兄薛宫早卒一女孤配張毅夫資遺甚于已子性端介寡合與錢徽蔣乂杜元頴薛存誠文雅相知交情款密凡六開府幕得人尤盛錢徽掌貢之年鄭朗覆落公綽將赴襄陽首辟之朗竟爲名相盧簡辭崔璵夏侯孜韋長李續李拭皆至公卿爲吏部侍郎與舅左丞崔從同省人士榮之子仲郢弟公權公諒仲郢字諭蒙元和十三年進士擢第釋褐祕書省校

書郎牛僧儒鎮江夏辟為從事仲郢有父風動修禮法僧儒歎曰非積習名教安能及此入為監察御史五年遷侍御史富平縣人李秀才籍在禁軍誣鄉人斫父墓栢射殺之法司以專殺論文宗以中官所庇決杖配流右補闕蔣係上疏論之不省仲郢執奏曰聖王作憲殺人有必死之令聖明在上當官無壞法之臣今秀才犯殺人之科愚臣備監決之任此賊不死是亂典章臣雖至微豈敢曠職其秀才未敢行決望別降勅處分乃詔

御史蕭傑監之傑又執奏帝遂詔京兆府行決不用監之然朝廷嘉其守法會昌中三遷吏部郎中李德裕頗知之武宗有詔減冗官吏部條疏欲牒天下州府取額外官員仲郢曰諸州每冬申闕何煩牒耶俾門頓塞仲郢條理旬日減一千二百員時議為愜遷諫議大夫五年淮南奏吴湘獄御史崔元藻覆按得罪仲郢上疏理之人皆危懼德裕知其無私益重之武宗築望仙臺仲郢累疏切諫帝召諭之曰聊因舊趾增葺愧卿忠言德

裕奏為京兆尹謝日言曰下官不期太尉恩獎及此仰

報厚德敢不如奇章門館德裕不以為嫌時廢浮圖法

以銅像鑄錢仲郢為京畿鑄錢使錢工欲于模加新字

仲郢止之唯淮南加新字後竟為僧人取之為像設鐘

磬紇干臮訴表甥劉詡毆母詡為禁軍小校仲郢不俟

奏下杖殺為北司所譖改右散騎常侍權知吏部尚書

銓事宣宗即位德裕罷相出仲郢為鄭州刺史周墀自

江西移鎮滑臺過鄭觀其境内大理甚奬之俄而墀入

輔政遷為河南尹𦵏事踰月召拜户部侍郎居無何墀罷知政事同列有疑仲郢與墀善左授秘書監數月復出為河南尹以寛恵為政言事者以為不類京兆之政仲郢曰輦轂之下彈壓為先郡邑之治恵養為本何取類耶大中年轉梓州刺史劍南東川節度使孔目吏邊章簡者以貨交近倖前後廉使無如之何仲郢因事決殺部内肅然不俟行法而自理在鎮五年美績流聞徵為吏部侍郎入朝未謝改兵部侍郎充諸道鹽鐵轉運

使大中十二年罷使守刑部尚書咸通初轉兵部加金紫光祿大夫河東男食邑三百戶俄出為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鳳州刺史盧方乂以輕罪決部民數日而斃其妻列訴又旁引他吏械繫滿獄仲郢召其妻謂之曰刺史科小罪誠人但本非死刑雖未出辜其實病死罰方乂百直繫者皆釋郡人深感之因決贓吏過當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踰年為虢州刺史數月檢校尚書左僕射東都留守盜發先人墓棄官歸華原除華州刺

史不拜數月以本官為鄆州刺史天平軍節度觀察等
使授節鉞于華原別墅卒于鎮初仲郢自拜諫議後每
遷官群烏大集于昇平里第廷樹戟架皆滿凡五日而
散詔下不復集家人以為候惟除天平烏不集仲郢嚴
禮法重氣義嘗感李德裕之知大中朝李氏無禄仕者
仲郢領鹽鐵時取德裕兄子從質為推官知蘇州院事
令以禄利贍南宅令狐綯為宰相頗不悅仲郢與綯書
自明其要云任安不去常自愧于昔人吴詠自裁亦何

施於今日李太尉受責既久其家已空遂絶蒸嘗誠增痛惻緬深感歎尋與從質正員官仲郢以禮法自持私居未嘗不拱手內齋未嘗不束帶三為大鎮廐無名馬衣不薰香退公布卷不捨晝夜九經三史一鈔魏晉已來南北史再鈔手鈔分門三十卷號柳氏自備又精釋典瑜伽智度大論皆再鈔自餘佛書多手記要義小楷精謹無一字肆筆撰尚書二十四司箴韓愈柳宗元深賞之有文集二十卷子珪璧玭珪字鎮方大中五年登

進士第累辟使府早卒璧大中九年登進士第文格高雅嘗為馬嵬詩詩人韓琮李商隱嘉之馬植鎮陳許辟為掌書記又從植汴州李瓚鎮桂管奏為觀察判官軍政不愜璧極言不納拂衣而去桂府尋亂入為右補闕僖宗幸蜀召充翰林學士累遷諫議大夫充職玭應兩經舉釋褐祕書正字又書判拔萃高湜辟為度支推官踰年拜右補闕湜出鎮澤潞奏為節度副使入為殿中侍御史李蔚鎮襄陽辟為掌書記湜再鎮澤潞復為副

使入為刑部員外湜為亂將所逐貶高要尉玭三上䟽
申理湜見䟽本歎曰我自辨析亦不及此尋出廣州節
度副使明年黄巢陷廣州郡人鄧承勲以小舟載玭脫
禍召為起居郎賊陷長安為刃所傷出奔行在歴諌議
給事中位至御史大夫玭嘗著書誡其子弟曰夫門地
髙者可畏不可恃可畏者立身行已一事有墜先訓則
罪大于他人雖生可以苟取名位死何以見祖先于地
下不可恃者門髙則自驕族盛則人之所嫉實藝懿行

人未必信纎瑕微累十手爭指矣所以承世胄者修已不得不懇為學不得不堅夫人生世以無能望他人用以無善望他人愛用愛無狀則曰我不遇時時不急賢亦由農夫鹵莽而種而怨天澤之不潤雖欲弗餒其可得乎予幼聞先訓講論家法立身以孝弟為基以恭默為本以畏怯為務以勤儉為法以交結為末事以氣義為凶人肥家以忍順保交以簡敬百行備疑身之未周三緘密慮言之或失廣記如不及求名如儻來去吝與

驕庶幾減過莅官則潔已省事而後可以言守法守法而後可以言養人直不近禍廉不沽名廪禄雖微不可易黎甿之膏血夏楚雖用不可恣褊狹之胸襟憂與福不偕潔與富不並比見門家子孫其先正直當官耿介特立不畏强禦及其衰也惟好犯上更無他能如其先遜順處已和柔保身以遠悔尤及其衰也但有暗劣莫知所宗此際幾微非賢不達夫壞名災已辱先喪家其失尤大者五宜深誌之其一自求安逸靡甘澹泊苟利

於己不恤人言其二不知儒術不恱古道慉前經而不恥論當世而解頤身既寡知惡人有學其三勝己者厭之佞己者恱之惟樂戲談莫思古道聞人之善嫉之聞人之惡揚之浸漬頗僻銷刻德義簪裾徒在厮養何殊其四崇好慢遊躭嗜麯蘖以銜杯為高致以勤事為俗流習之易荒覺已難悔其五急于名宦匿近權要一資半級雖或得之衆怒群猜鮮有存者兹五不是甚于痤疽痤疽則砭石可瘳五失則巫毉莫及前賢炯誡方册

具存近代覆車聞見相接夫中人已下修辭力學者則躁進患失思展其用審命知退者則業荒文蕪一不足採惟上智則研其慮博其聞堅其習精其業用之則行捨之則藏苟異于斯豈為君子初公綽理家甚嚴子弟克稟誡訓言家法者世稱柳氏云公權字誠懸幼嗜學十二能為辭賦元和初進士擢第釋褐祕書省校書郎李聽鎮夏州辟為掌書記穆宗即位入奏事帝召見謂公權曰我于佛寺見卿筆蹟思之久矣即日拜右拾遺

充翰林侍書學士遷右補闕司封員外郎穆宗政僻嘗
問公權筆何盡善對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上改容
知其筆諫也歴穆敬文三朝侍書中禁公綽在太原致
書于宰相李宗閔云家弟苦心辭藝先朝以侍書見用
頗偕工祝心實恥之乞換一散秩乃遷右司郎中累換
司封兵部二郎中弘文館學士文宗思之復召侍書遷
諫議大夫俄改中書舍人充翰林書詔學士每浴堂召
對繼燭見跋語猶未盡不欲取燭宮人以蠟淚揉紙繼

之從幸未央宫苑中駐輦謂公權曰我有一喜事邊上衣賜乆不及時今年二月給春衣訖公權前奉賀上曰單賀未了卿可賀我以詩宫人廹其口進公權應聲曰去歲雖無戰今年未得歸皇恩何以報春日得春衣上悦激賞乆之便殿對六學士上語及漢文恭儉帝舉袂曰此澣濯者三矣學士皆贊詠帝之儉德唯公權無言帝留而問之對曰人主當進賢良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服澣濯之衣乃小節耳時周墀同對為之股慄公權

辭氣不可奪帝謂之曰極知舍人不合作諫議以卿言事有諍臣風彩却授卿諫議大夫翌日降制以諫議知制誥學士如故開成三年轉工部侍郎充職嘗入對上謂曰近日外議如何公權對曰自郭旼除授邠寧物議頗有臧否帝曰旼是尚父之從子太皇太后之季父在官無過自金吾大將授邠寧小鎮何事議論耶公權曰以旼勲德除鎮攸宜人情論議者言旼進二女入宮致此拜除此信乎帝曰二女入宮叅太后非獻也公權曰

瓜李之嫌何以户曉因引王珪諫太宗出廬江王妃故事帝即令南内使張日華送二女還旼公權忠言匡益皆此類也累遷學士承旨武宗即位罷内職授右散騎常侍宰相崔珙用為集賢學士判院事李德裕素待公權厚及為珙奏薦頗不悦左授太子詹事改賔客累遷金紫光禄大夫上柱國河東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户復為左常侍國子祭酒歷工部尚書咸通初改太子少傅改少師居三品二品班三十年六年卒贈太子太師時

年八十八公權初學王書遍閱近代筆法體勢勁媚自成一家當時公卿大臣家碑板不得公權手筆者人以為不孝外夷入貢皆别署貨貝曰此購柳書上都西明寺金剛經碑備有鍾王歐虞褚陸之體尤為得意文宗夏日與學士聯句帝曰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公權續曰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凉時丁袁五學士皆屬繼帝獨諷公權兩句曰辭清意足不可多得乃令公權題於殿壁字方圓五寸帝視之歎曰鍾王復生無以加焉

大中初轉少師中謝宣宗召昇殿御前書三紙軍容使西門季玄捧硯樞密使崔巨源過筆一紙真書十字曰衛夫人傳筆法于王右軍一紙行書十一字曰永禪師真草千字文得家法一紙草書八字曰謂語助者焉哉乎也賜錦綵銀盤等銀器仍令自書謝狀勿拘真行帝尤奇惜之公權志耽書學不能治生為勳戚家碑板問遺歲時鉅萬多為主藏豎海鷗龍安所竊別貯酒器杯盂一笥緘縢如故其器皆亡訊海鷗乃曰不測其亡公

權晒曰銀杯羽化耳不復更言所寳惟筆硯圖畫自扃鐍之常評硯以青州石末為第一言墨易冷絳州黒硯次之尤精左氏傳國語尚書毛詩莊子每説一義必誦數紙性曉音律不好奏樂常云聞樂令人驕怠故也公綽伯父子華永泰初為嚴武西蜀判官奏為成都令累遷池州刺史入為昭應令知府東十三縣捕賊尋檢校金部郎中修葺華清宫使元載欲用為京兆尹未拜而卒自知死日預為墓誌有知人之明公綽生三日視之

謂其弟子温曰保惜此兒福祚吾兄弟不能及興吾門者此兒也因以起之爲公綽字子華二子公噐公度公度善攝生年八十餘步履輕便或祈其術曰吾初無術但未甞以元氣佐喜怒氣海甞温耳位止光禄少卿公噐子遵遵子璨璨仕至宰相自有傳

崔玄亮字晦叔山東磁州人也玄亮貞元十一年登進士第從事諸侯府性雅澹好道術不樂趨競久遊江湖至元和初因知己薦達入朝再遷監察御史轉侍御史

出為密湖曹三郡刺史每一遷秩謙讓輙形于色太和初入為太常少卿四年拜諫議大夫中謝日面賜金紫朝廷推其名望遷右散騎常侍來年宰相宋申錫為鄭注所搆獄自內起京師震懼玄亮首率諫官十四人詣延英請對與文宗往復數百言文宗初不省其諫欲寘申錫于法玄亮泣奏曰孟軻有言衆人皆曰殺之未可也卿大夫皆曰殺之未可也天下皆曰殺之然後察之方寘于法今至聖之代殺一凡庶尚須合于典法況無

辜殺一宰相乎臣為陛下惜天下法實不為申錫也言訖俯伏嗚咽文宗為之感悟玄亮繇此名重于朝七年以疾求為外任宰相以弘農便其所請乃授檢校左散騎常侍虢州刺史是歲七月卒于郡所中外無不歎惜始玄亮登第純亮寅亮相次昇進士科藩府辟召而玄亮最達玄亮孫貽孫位至侍郎

温造字簡輿河内人祖景倩南鄭令父輔國太常丞造幼嗜學不喜試吏自負節槩少所降志隱居王屋以漁

釣逍遥為事壽州刺史張建封聞風致書幣招延造欣然謂所親曰此可人也徙家從之建封動静咨詢而不敢縻以職任及建封授節彭門造歸下邳有髙天下之心建封恐一旦失造乃以兄女妻之時李希烈方悖侵冦藩隣屢陷郡邑天下城鎮恃兵者從而動揺多逐主帥自立留後邀求節鉞徳宗患之以范陽劉濟方輸忠款但未能盡達朝廷倚頼之意乃密詔建封選特達識略之士往喻之建封乃强署造節度衆謀使于幽州造

與語未訖濟俯伏流涕曰濟僻在遐裔不知天子神聖
大臣忠藎願得率先諸侯效以死節造還建封以其名
上聞德宗愛其才召至京師謂之曰卿誰家子年復幾
何造對曰臣五代祖大雅外五代祖李勣臣犬馬之年
三十有二德宗奇之欲用為諫官以語泄事寢長慶元
年授京兆府司録叅軍奉使河朔稱旨遷殿中侍御史
既而幽州劉總請以所部九州聽朝旨穆宗選可使者
或薦造帝召而謂之曰朕以劉總輸忠雖書詔便蕃未

盡朕之深意以卿素能辨事為朕此行造對曰臣府縣走吏初受憲職望輕事重恐辱國命無能諭旨帝曰我在東宮時聞劉總請覲及我即位比年上書不絕及約以行期即瘖默不報卿識機知變往喻我懷無多讓也乃拜起居舍人賜緋魚袋充太原鎮州幽州宣諭使造初至范陽劉總具櫜鞬郊迎乃宣聖言示以禍福總俯伏流汗若兵加于頸矣及造使還總遂移家入覲朝廷遂以張弘靖代之及朱克融逐弘靖鎮州殺田弘正朝

廷用兵乃先令造衘命河東魏博澤潞横海深冀易定等道喻以軍期事皆稱旨俄而坐與諫議大夫李景儉史館飲酒景儉醉謁丞相出造為朗州刺史在任開後鄉渠九十七里溉田二千頃郡人獲利乃名為右史渠居四年召拜侍御史請復置彈事朱衣豸冠于外廊大臣阻而不行李祐自夏州入拜金吾違制進馬一百五十匹造正衙彈奏祐股戰汗流祐私語人曰吾夜蹦蔡州城擒吴元濟未嘗心動今日膽落于温御史吁可畏

哉遷左司郎中再知雜事尋拜御史中丞太和二年十一月宫中昭德寺火寺在宣政殿東隔垣火勢將及宰臣兩省京兆尹中尉樞密皆環立于日華門外令神策兵士救之晡後稍息是日惟臺官不到造奏曰昨宫中遺火縁臺有繫囚恐縁為奸追集人吏隄防所以至朝堂在後臣請自罰三十直其兩廵使崔蠡姚合火滅方到請别議責罰勅曰事出非常臺有囚繫官曹警備亦為周慮即合待罪朝堂候取進止量罰自許事渉乖儀

温造姚合崔蠡各罰一月俸料造性剛褊人或激觸不顧貴勢以氣凌籍嘗遇左補闕李虞于街怒其不避捕祗承人決脊十下左拾遺舒元褒等上疏論之曰國朝故事供奉官街中除宰相外無所迴避温造蔑朝廷典禮凌陛下侍臣恣行胷臆曾無畏忌凡事有小而關分理者不可失也分理一失亂由之生遺補官秩雖卑陛下侍臣也中丞雖高法吏也侍臣見凌是不廣敬法吏壞法何以持繩前時中書舍人李虞仲與造相逢造乃

戍去引馬知制誥崔咸與造相逢造又捉其從人當時
緣不上聞所以暴犯益甚臣聞元和長慶中中丞行李
不過半坊今乃遠至兩坊謂之籠街喝道但以崇高自
大不思僭擬之嫌若不糺繩實虧彝典勅曰憲官之職
在指佞觸邪不在行李自大侍臣之職在獻可替否不
在道路相高並列通班合知名分如聞喧競亦已再三
既招人言甚損朝體其臺官與供奉官同道聽先後而
行道途即祇揖而過其叅從人則各隨本官之後少相

辟避勿言衝突又聞近日已來應合導從官事力多者街衢之中行李太過自今後傳呼前後不得過三百步然造之舉奏無所吐茹朝廷有喪不以禮配不以類者悉劾之獲僞官王果等九十餘人杖殺南曹吏李賓等六人刑于都市遷尚書右丞加大中大夫封祁縣開國子賜金紫四年興元軍亂殺節度使李絳文宗以造氣豪嫉惡乃授檢校右散騎常侍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造辭赴鎮以興元兆亂之狀奏之文宗盡悟其根本

許以便宜從事帝慮用兵勞費造奏曰臣計諸道征蠻之兵已迴俟臣行程至褒縣望賜臣密詔使受約束比臣及興元諸軍相續而至臣用此足矣乃授造手詔四通神策行營將董重質河中都將温德彝郃陽都將劉士和等咸令禀造之命造行至褒城會興元都將衛志忠征蠻迴謁見造即留以自衛密與志忠謀又召亞將張丕李少直各諭其旨曁發褒城以八百人為衙隊五百人為前軍入府分守諸門造下車置宴所司供帳於

廳事造曰此隘狹不足以饗士卒移之牙門坐定將卒羅拜志忠兵周環之造曰吾欲問新軍去住之意可悉前舊軍無得錯雜勞問既畢傳言令坐有未至者因令昇酒巡行及酒匝未至者皆至牙兵圍之亦合坐卒未悟席上有先覺者揮令起造傳言叱之因帖息不敢動即召坐卒詰以殺絳之狀志忠張丕夾階立拔劍呼曰殺圍兵齊奮其賊首教練使丘鑄等并官健千人皆斬首于地血流四注監軍楊叔元在坐遽起求哀擁造靴

以請命遣兵衛出之以俟朝旨勅旨配流康州其親刃
絳者斬一百斷號令者斬三斷餘並斬首內一百首祭
李絳三十首祭王景延趙存約等並投屍于江以功就
加檢校禮部尚書五年四月入為兵部侍郎以耳疾求
退七月檢校戶部尚書東都留守判東都尚書省事東
畿汝防禦使造至洛中九月制改授河陽懷節度觀察
等使造以河內膏腴民戶凋瘵奏開浚懷州古秦渠枋
口堰役工四萬溉濟源河內溫武陟四縣田五千餘頃

七年十一月入為御史大夫造初赴鎮漢中遇大雨平地水深尺餘乃禱雞翁山祈晴俄而疾風驅雲即時開霽文宗嘗聞其事會造入對言之乃詔封雞翁山為侯九年五月轉禮部尚書其年六月病卒時年七十贈右僕射有文集八十卷造于晚年積聚財貨一無散施時頗譏之子璋嗣璋以廕入仕累佐使府歷三郡刺史咸通末為徐泗節度使徐州牙卒曰銀刀軍頗驕橫璋至誅其惡者五百餘人自是軍中畏法入為京兆尹持法

太深豪右一皆屏迹會同昌公主薨懿宗怒殺醫官其家屬宗枝下獄者三百人璋上疏切諫以為刑法太深帝怒貶璋振州司馬制出璋歎曰生不逢時死何足惜是夜自縊而卒

郭承嘏字復卿曽祖尚父汾陽王祖晞諸衛將軍父鈞承嘏生而秀異乳保之年即好筆硯比及成童能通五經元和四年禮部侍郎弘靖知其才擢升進士第累辟使幕歴渭南尉入朝為監察御史遷起居舍人丁内艱

以孝聞終喪為侍御史職方兵部二員外兵部郎中太和六年拜諫議大夫頻上疏言時政得失文宗以鄭注為太僕卿承嘏論諫激切注甚懼之本官知匭院事九年轉給事中開成元年出為華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詔下兩省迭詣中書求承嘏出麾之由給事中盧載封還詔書奏曰承嘏自居此官繼有封駁能奉其職宜在鎻闥牧守之才易為推擇文宗謂宰臣曰承嘏久在黄扉欲優其禄俸暫令廉問近闢而諫列拜章惜其稱職甚

美事也乃復為給事中文宗以淮南諸道累嵗大旱租
賦不登國用多闕及是以度支戶部分命宰臣鎮之承
嘏論之曰宰相者上調陰陽下安黎庶致君堯舜致時
清平俾之閲簿書算緡帛非所宜也帝深嘉之遷刑部
侍郎時因朔望以刑法官得對文宗從容顧問恩禮甚
厚未及大用以二年二月卒承嘏身沒之後家無餘財
喪祭所費皆親友共給而後具縉紳之流無不痛惜贈
吏部尚書

殷侑陳郡人父懌侑為兒童時勵志力學不問家人資產及長通經以講習自娛貞元末以五經登第精于歷代沿革禮元和中累為太常博士時迴紇請和親朝廷計費五百萬緡朝廷方用兵伐叛費用百端欲緩其期乃命宗正少卿李孝誠奉使宣諭以侑為副侑謹重有節槩臨事儁辯既至虜庭可汗初待漢使盛陳兵甲欲臣漢使而不答拜侑堅立不動宣諭畢可汗責其倨宣言欲留而不遣行者皆懼侑謂虜使曰可汗是漢家子

壻欲坐受使臣拜是可汗失禮非使臣之倨也可汗憚其言卒不敢逼使還拜虞部員外郎王承宗拒命遣㑺衘命招諭之承宗尋禀朝旨獻德棣二州遣二子入朝遷㑺諫議大夫凡朝廷之得失悉以陳論前後上八十四章以言激切出為桂管觀察使寶歴元年檢校右散騎常侍洪州刺史轉江西觀察使所至以潔廉著稱入為衛尉卿文宗初即位滄州李同捷叛而王廷凑助逆欲加兵鎮州詔五品已上都省集議時上銳于破賊宰

臣莫敢異議獨侑以廷湊再亂河朔方徇招懐雖附兇徒未甚彰露宜且含容專討同捷其疏末云伏願以宗社安危為大計以善師攻心為神武以含垢安人為遠圖以網漏吞舟為至誠文宗雖不納深所嘉之滄景平以侑嘗為滄州行軍司馬太和四年加檢校工部尚書滄齊德觀察使時大兵之後滿目荊榛遺骸蔽野寂無人烟侑不以妻子之官始至空城而已侑攻苦食淡與士卒同勞苦周歳之後流民襁負而歸侑上表請借耕

牛三萬以給流民乃詔度支賜綾絹五萬匹買牛以給之數年之後戸口滋饒倉廪盈積人皆忘亡初州兵三萬悉取給于度支侑一歲而賦入自贍其半二歲而給用悉周請罷度支給賜而勸課多方民吏胥悦上表請立德政碑以功加檢校吏部尚書侑以郭下清池縣在子城北非便奏移于南郭之内六年入為刑部尚書尋復檢校吏部尚書鄆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天平軍節度鄆曹濮觀察等使自元和末收復師道十二州為三

鎮朝廷務安反側征賦所入盡留贍軍貫緡尺帛不入王府侑以軍賦有餘賦不上供非法也乃上表起太和七年請歲供兩税榷酒等錢十五萬貫粟五萬石詔曰鄆曹濮等州元和已來地本殷實自分三道十五餘年雖頒詔書竟未入賦殷侑承兵戈之後當歉旱之餘勤力奉公謹身守法纔及周歲已致阜安而又體國輸忠率先入貢成三軍奉上之志陳一境樂輸之心尋有表章良用嘉歎尋就加檢校右僕射九年御史大夫溫造

劾侑不由制旨增監軍俸入賦斂于人上不問以庾承宣代還其年濮州録事条軍崔元武于五縣人吏率斂及縣官料錢以私馬擡估納官計絹一百二十匹大理寺斷三犯俱發以重者論祇以中私馬為重止令削三任官而刑部覆奏令决杖配流獄未决侑奏曰法官不習法律三犯不同即坐其所重元武所犯皆枉法取受準律枉法十五匹已上絞律疏云即以贓致罪頻犯者並累科據元武所犯令當入處絞刑䟽奏元武依刑部

奏決六十流賀州乃授侑刑部尚書八月檢校右僕射復為天平軍節度使上以温造所奏深文故也開成元年復召為刑部尚書時初經李訓之亂上問侑治安之術侑極言委任責成宜在朝之耆德新進小生無宜輕用帝深嘉之賜錦綵三百匹及中謝又令中使就第賜金十斤其年七月檢校左僕射出為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二年三月以病求代以太子賔客分司東都十一月復檢校右僕射出為忠武節度陳許蔡觀察等

使三年七月卒于鎮時年七十二贈司空侑以通經入仕觀風撫俗所莅有聲而晚年急于大用稍通權倖物望減于往時子羽羽太和五年登進士第藩府辟召不至通顯子盈孫盈孫乾符末為成都掾駕在西川用為太常博士禮學有祖風光啟二年冬隨駕自成都還三年二月駐蹕鳳翔時宗廟為賊所焚車駕至京告享無所四月盈孫謂宰執曰太廟十一室并祧廟八室及三太后三室因光啟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車駕出宫其

縁室法物神主本司載行至鄠縣並被盜剽奪皇帝還
宫合先製造宰相鄭延昌奏曰太廟大殿二十三間功
績至大計料支費不少兼宗廟制度損益重難今未審
依元料修奉為復別有商量勑付禮院詳議時博士四
人杜用厲在利州崔澄在河中封舜卿在巴南獨孟孫
獻議曰太廟制度歴代叅詳皆符典經難議損益謹按
舊制十一室二十三間間十一架垣墉廣袤之度堂室淺
深之規階陛等級之差棟宇崇低之則前古所謂奢不

能侈儉不能踰者也今以朝廷帑藏方虛費用稍廣須資變禮將務從宜固不可易前聖之規模狹大朝之制度當憑典實別有參詳謹按至德二年以太廟方修新作神主于長安殿安置便行饗告之禮如同宗廟之儀以俟廟成方為遷祔當時議論無所是非竊知今者京城除大內正衙外別無殿宇伏聞先有詔旨且以少府監大廳權充太廟伏緣十一室于五間之中陳設隘狹伏請接續廳之兩頭成一十室薦饗之三太后廟即于

監內西南別取屋宇三間且充廟室候太廟修奉畢日別議遷祔勑旨依議其神主法物樂懸皆盈孫奏重修製知禮者稱為博洽龍紀元年十一月昭宗郊祀圓丘兩中尉楊復恭及兩樞密皆請朝服盈孫上疏曰臣昨赴齋宫見中尉樞密內臣皆具朝服臣尋前代及國朝典令無內官朝服製度伏以皇帝陛下承天御歷聖祚中興祗見宗祧克陳大禮皆禀高祖太宗之成制必循虞夏商周之舊經軒冕服章式遵彝憲若內官要衣朝

服令依所守官本品之服事雖無據粗可行之臣柰禮司合具陳奏時中貴皆如宰相大臣朝服故盈孫論之帝雖不從嘉其所守轉祕書少監卒

徐晦進士擢第登直言極諫制科授櫟陽尉皆自楊憑所薦及憑得罪貶臨賀尉交親無敢祖送者獨晦送至藍田與憑言別時故相權德輿與憑交分最深知晦之行因謂晦曰今日送臨賀誠為厚矣無乃為累乎晦曰晦自布衣受楊公之眷方茲流播爭忍無言而別如他

日相公為奸邪所譛失意于外晦安得與相公輕别德輿嘉其真懇大稱之于朝不數日御史中丞李夷簡請為監察晦白夷簡曰生平不踐公門公何取信而見奬拔夷簡曰聞君送楊臨賀不顧犯難肯負國乎由是知名歷殿中侍御史尚書郎出為晉州刺史入拜中書舍人寶歷元年出為福建觀察使二年入為工部侍郎出為同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太和四年徵拜兵部侍郎五年為太子賔客分司東都晦性强直不随世態當官守

正惟嗜酒太過晚年喪明乃至沉廢以禮部尚書致仕開成三年三月卒贈兵部尚書

史臣曰温柳二公以文行飾躬砥礪名節當官守法侃侃有大臣之節而竟不登三事位止正卿所以知公輔之量以和為貴漢武帝畏汲黯而相孫弘太宗重魏徵而委玄齡其旨遠也韋崔名士薦賢致主綽有古風殷司空治民斯為循吏而忠規壯節至晚不衰徐郭讜言鬱為佳士如數君者寔為令人

贊曰柳氏禮法公忠節槩搏擊為優彌綸則隘夏卿奬拔晦叔匡將徐郭之議金玉鏘鏘

舊唐書卷一百六十五

舊唐書卷一百六十五考證

柳公綽傳馬害圉人命斬之○臣酉按韓愈與公綽書此事在元和用兵時今敘在長慶三年為山南東道節度時似誤

舊唐書卷一百六十五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舊唐書卷一百六十六

詳校官編修臣曹　城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李　駿

校對官中書臣施光輅

謄録監生臣莊文煜

舊唐書卷一百六十六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一百十六

元稹 龐嚴附　白居易 弟行簡　敏中附

元稹字微之河南人後魏昭成皇帝稹十代祖也兵部尚書昌平公巖六代祖也曾祖延景岐州參軍祖悱南頓丞父寛比部郎中舒王府長史以稹貴贈左僕射稹

八歲喪父其母鄭夫人賢明婦人也家貧為稹自授書教之書學稹九歲能屬文十五兩經擢第二十四調判入第四等授秘書省校書郎二十八應制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登第者十八人稹為第一元和元年四月也制下除右拾遺稹性鋒鋭見事風生既居諫垣不欲碌碌自滯事無不言即日上疏論諫職又以前時王叔文王伾以猥褻待詔蒙幸太子永貞之際大撓朝政是以訓導太子宮官宜選正人乃獻教本書曰臣伏見陛

下降明詔修廢學增胄子選司成大哉堯之為君伯夷典禮夔教胄子之深旨也然而事有萬萬於此者臣敢冒昧殊死而言之臣聞諸賈生曰三代之君仁且久者教之然也誠哉是言且夫周成王人之中才也近管蔡則讒入有周召則義聞豈可謂天聰明哉然而克終於道者得不謂教之然耶俾伯禽唐叔與之游禮樂詩書為之習目不得閱淫豔妖誘之色耳不得聞優笑凌亂之音口不得習操斷擊搏之書居不得近容順陰邪之

黨游不得縱追禽逐獸之樂玩不得有遐異僻絕之珍凡此數者非謂備之於前而不為也亦將不得見之矣及其長而為君也血氣既定遊習既成雖有放心快己之事日陳於前固不能奪已成之習已定之心矣則彼忠直道德之言固吾之所習聞也陳之者有以諭焉彼庸佞違道之說固吾之所積懼也諂之者有以辨焉人之情莫不欲耀其所能而黨其所近苟將得志則必快其所蘊矣物之性亦然是以魚得水而游馬逸駕而走

鳥得風而翔火得薪而熾此皆物之快其所藴也今夫成王所藴道德也所近聖賢也是以舉其近則周公左而召公右伯禽魯而太公齊快其藴則興禮樂而朝諸侯措刑罰而美教化之至也可不謂信然哉及夫秦則不然滅先王之學曰將以愚天下黜師保之位曰將以明君臣胡亥之生也詩書不得聞聖賢不得近彼趙高者詐宦之戮人也而傅之以殘忍戕賊之術且曰恣睢天下以為貴莫見其面以為尊是以天下之人人未盡

愚而胡亥固已不能分獸畜矣趙高之威懾天下而胡亥固已自幽於深宮矣彼李斯秦之寵丞相也因讒究死無所自明而況於疎遠之臣庶乎若然則秦之亡有以致之也漢高承之以兵革漢文守之以廉謹卒不能蘇復大訓是以景武昭宣天資甚美才可以免禍亂哀平之間則不能虞篡殺矣然而惠帝厥易之際猶頼羽翼以勝邪心是後有國之君議教化者莫不以興廉舉孝設學崇儒為意曽不知教化之不行自貴始畧其貴

者教其賤者無乃隣於倒置乎洎我太宗文皇帝之在藩邸以至於為太子也選知道德者十八人與之遊習即位之後雖遊宴飲食之間若十八人者實在其中上失無不言下情無不達不四三年而名高盛古豈一日二日而致是乎游習之漸也貞觀已還師傅皆宰相兼領其餘宮寮亦甚重焉馬周以位高恨不得為司議郎此其驗也文皇之後漸疎賤之用至母后臨朝翦棄王室當中睿二聖勤勞之際雖有骨鯁敢言之士既不得

在調護保安之職終不能吐扶衛之一辭而今毉匠安金藏剖腹以明之豈不大哀也耶兵興已来茲弊尤甚師資保傅之官非疾癈耗聵不任事者為之即休戎罷帥不知書者處之至於友諭賛議之徒踈冗散賤之甚者縉紳恥由之夫以匹士之愛其子者猶求明哲慈惠之師以教之直諒多聞之友以成之豈天下之元良而可以疾癈耗聵不知書者為之師乎踈冗散賤不適用者為之友乎此何不及上古之甚也近制宫寮之外往

往以沉滯僻老之儒充侍直侍讀之選而又踈棄斥逐之越月踰時不得召見彼又安能傅成道德而保養其身躬哉臣以為積此弊者豈不以皇天眷佑祚我唐德以舜繼堯傳陛下十一聖矣莫不生而神明長而仁聖以是為屑屑習儀者故不之省耳臣獨以為於列聖之謀則可也計傳後嗣則不可脫或萬代之後若有周成之中才而又生於深宮優笑之間無周召保助之教則將不能知喜怒哀樂之所自矣況稼穡艱難乎今陛下

以上聖之資肇臨海内是天下之人傾耳注心之日特願陛下思成王訓導之功念文皇游習之漸選重師保慎擇宫寮皆用博厚弘深之儒而又明達機務者為之更相進見日就月将因令皇太子聚諸生定齒胄講業之儀行嚴師問道之禮至德要道以成之徹膳記過以警之血氣未定則去禽色之娛以就學聖質已備則資遊習之善以弘德此所謂一人元良萬方以貞之化也豈直修𫏋學選司成而足倫匹其盛哉而又俾則百王

莫不紉同師長同術識君道之素定知天倫之自然然後選用賢良樹為藩屛出則有晉鄭魯衛之成入則有東牟朱虛之强蓋所謂宗子維城犬牙盤石之勢也又豈與夫魏晉以降囚賤其兄弟而自翦其本枝者同年而語哉憲宗覽之甚悅又論西北邊事皆朝政之大者憲宗召對問方略為執政所忌出為河南縣尉丁母憂服除拜監察御史四年奉使東蜀劾奏故劍南東川節度使嚴礪違制擅賦又籍没塗山甫等吏民八十八戶

田宅一百一十一奴婢二十七人草千五百束錢七千貫時礪已死七州刺史皆責罰稹雖舉職而執政有與礪厚者惡之使還令分務東臺浙西觀察使韓皐封杖決湖州安吉令孫澥四日內死徐州監軍使孟昇卒節度使王沼傳送昇喪柩還京給券乘驛仍於郵舍安喪柩稹並劾奏以法河南尹房式為不法事稹欲追攝擅令停務既飛表聞奏罰式一月俸仍召稹還京宿敷水驛內官劉士元後至爭廳士元怒排其戶稹襪而走廳

後士元追之後以箠擊稹傷面執政以稹少年後輩務作威福貶為江陵府士曹參軍稹聰警絶人年少有才名與太原白居易友善工為詩善狀詠風態物色當時言詩者稱元白焉自衣冠士子至閭閻下俚悉傳諷之號為元和體既以俊爽不容於朝流放荆蠻者僅十年俄而白居易亦貶江州司馬稹量移通州司馬雖通江懸邈而二人來往贈荅凡所為詩自有三十五十韻乃至百韻者江南人士傳道諷誦流聞闕下里巷相傳為

之紙貴觀其流離放逐之意靡不悽惋十四年自虢州長史徵還為膳部員外郎宰相令狐楚一代文宗雅知稹之辭學謂稹曰嘗覽足下製作所恨不多遲之久矣請出其所有以豁予懷稹因獻其文自叙曰稹初不好文徒以仕無他岐强由科試及有罪譴棄之後自以為廢滯潦倒不復為文字有聞於人矣曾不知好事者抉擿芻蕘塵瀆尊重竊承相公特於廊廟間道稹詩句昨又面奉教約令獻舊文戰汗悚踊慙靦無地稹自御史

府謫官於今十餘年矣閑誕無事遂專力於詩章日益月滋有詩句千餘首其間感物寓意可備矇瞽之風者有之辭直氣麤罪尤是懼固不敢陳露於人唯杯酒光景間屢為小碎篇章以自吟暢然以為律體卑痺格力不揚茍無姿態則陷流俗常欲得思深語近韻律調新屬對無差而風情宛然而病未能也江湖間多新進小生不知天下文有宗主妄相放効而又從而失之遂至於支離褊淺之辭皆目為元和詩體稹與同門生白居

易友善居易雅能詩就中愛驅駕文字窮極聲韻或為千言或五百言律詩以相投寄小生自審不能過之往往戲排舊韻别創新辭名為次韻相酬蓋欲以難相挑自爾江湖間為詩者復相放效力或不足則至於顛倒語言重複首尾韻同意等不異前篇亦自為元和詩體而司文者考變雅之由往往歸咎於稹嘗以為雕蟲小事不足以自明始聞相公記憶累旬已来實慮糞土之牆庇之以大厦使不復破壞永為板築者之誤輙寫古

體歌詩一百首百韻至兩韻律詩一百首為五卷奉啟跪陳或希構厦之餘一賜觀覽知小生於章句中欂櫨榱桷之材盡曾量度則十餘年之邅迴不為無用矣楚深稱賞以為今代之鮑謝也穆宗皇帝在東宮有妃嬪左右嘗誦稹歌詩以為樂曲者知稹所為嘗稱其善宮中呼為元才子荊南監軍崔潭峻甚禮接稹不以掾吏遇之常徵其詩什諷誦之長慶初潭峻歸朝出稹連昌宮辭等百餘篇奏御穆宗大悅問稹安在對曰今為南

宮散郎即日轉祠部郎中知制誥朝廷以書命不由相府甚鄙之然辭誥所出敻然與古為侔遂盛傳於代由是極承恩顧嘗為長慶宮辭數十百篇京師競相傳唱居無何召入翰林為中書舍人承旨學士中人以潭峻之故爭與稹交而知樞密魏弘簡尤與稹相善穆宗愈深知重河東節度使裴度三上疏言稹與弘簡為刎頸之交謀亂朝政言甚激訐穆宗顧中外人情乃罷稹內職授工部侍郎上恩顧未衰長慶二年拜平章事詔下

之日朝野無不輕笑之時王廷湊朱克融連兵圍牛元翼於深州朝廷俱赦其罪賜節鉞令罷兵俱不奉詔稹以天子非次拔擢欲有所立以報上有和王傅于方者故司空頔之子干進於稹言有奇士王昭王友明二人嘗客於燕趙間頗與賊黨通熟可以反間而出元翼仍自以家財資其行仍賂兵吏部令史為出告身二十通以便宜給賜稹皆然之有李賞者知于方之謀以稹與裴度有隙乃告度云于方為稹所使欲結客王昭等刺

度度隠而不發及神策軍中尉奏于方之事乃詔三司使韓臯等訊鞫而害裴事無驗而前事盡露遂俱罷稹度平章事乃出稹為同州刺史度守僕射諫官上疏言責度太重稹太輕上心憐稹止削長春宫使稹初罷相三司獄未奏京兆尹劉遵古遣坊所由潛邏稹居第稹奏訴之上怒罰遵古遣中人撫諭稹稹至同州因表謝上自叙曰臣稹辜負聖明辱累恩奬便合自求死所豈謂尚忝官榮臣稹死罪臣八歲喪父家貧無業母兄乞

丐以供資養衣不布體食不充腸幼學之年不蒙師訓因感鄰里兒稚有父兄為開學校涕咽發憤願知詩書慈母哀臣親為教授年十有五得明經出身由是苦心為文夙夜強學年二十四登吏部乙科授校書郎年二十八蒙制舉首選授左拾遺始自為學至於昇朝無朋友為臣吹噓無親戚為臣援庇莫非苦己實不因人獨立性成遂無交結任拾遺日屢陳時政蒙先皇帝召問於延英旋為宰相所憎出臣河南縣尉及為監察御史

又不規避專心糾繩復為宰相怒臣不庇親黨因以他
事貶臣江陵判司廢棄十年分死溝瀆元和十四年憲
宗皇帝開釋有罪始授臣膳部員外郎與臣同省署者
多是臣登朝時舉人任卿相者半是臣同諫院時拾遺
補闕愚臣既不料陛下天聽過卑知臣薄藝朱書授臣
制誥延英召臣賜緋宰相惡臣不出其門由是百萬侵
毀陛下察臣無罪寵奬踰深召臣面授舍人遣充承旨
翰林學士金章紫服光飾陋軀人生之榮臣亦至矣然

臣益遭誹謗日夜憂危唯陛下聖鑒昭臨彌加保任竟排群議擢授台司臣忝有肺肝豈並尋常宰相況當行營退散之後牛元翼未出之間每聞陛下軫念之言愚臣恨不身先士卒所問于方計策遣王友明等救解深州蓋欲上副聖情豈是别懐他意不料姦人疑臣殺害裴度妄有告論塵瀆聖聰愧羞天地臣本待辨明一了便擬殺身謝責豈料聖慈尚加薄貶同州雖違咫尺之間不遠郊圻之境伏料必是宸衷獨斷乞臣此官若遣

他人商量乍可與臣遠處方鎮豈肯遣臣俯近闕廷所恨今月三日尚蒙召對延英此時不解泣血仰辭天顔乃至今日竄逐臣自離京國目斷魂銷每至五更朝謁之時實制淚不已臣若餘生未死他時萬一歸還不敢更望得見天顔但得再聞京城鐘鼓之音臣雖黄土覆面無恨九泉臣無任自恨自慙攀戀聖慈之至在郡二年改授越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浙東觀察使會稽山水奇秀稹所辟幕職皆當時文士而鏡湖秦望之遊月三

四馬而諷詠詩什動盈卷帙副使竇鞏海内詩名與稹酬唱最多至今稱蘭亭絶唱稹既放意娛遊稍不修邊幅以瀆貨聞於時凡在越八年太和初就加檢校禮部尚書三年九月入為尚書左丞振舉紀綱出郎官頗乖公議者七人然以稹素無檢操人情不厭服會宰相王播倉卒而卒稹大為路岐經營相位四年正月檢校户部尚書兼鄂州刺史御史大夫武昌軍節度使五年七月二十二日暴疾一日而卒於鎮時年五十三贈尚書

右僕射有子曰道護時年三歲稹仲兄司農少卿積營護喪事所著詩賦詔冊銘誄論議等雜文一百卷號曰元氏長慶集又著古今刑政書三百卷號類集並行於代稹長慶末因編刪其文藁自叙曰劉歆云制不可削予以為有可得而削之者貢謀猷持嗜慾君有之則譽歸於上臣專之則譽歸於下苟而存之其攘也非道也經制度明利害區邪正辨嫌惑存之則事分著去之則是非泯苟而削之其過也非道也元和初章武皇帝新

即位臣下未有以言刮視聽者子時始以對詔在拾遺中供奉由是獻教本書諫職論事等表十數通仍為裴度李正辭韋熏訟所言當而宰相曲道上語上頗悟召見問狀宰相大惡之不一月出為河南尉後累歲補御史使東川謹以元和赦書劾節度使嚴礪籍塗山甫等八十八家過賦梓遂之民數百萬朝廷異之奪七刺史料悉以所籍歸於人會潘孟陽代礪為節度使貪過礪且有所承迎雖不敢盡廢詔因命當得所籍者皆入資

資過其稱摧薪盜賦無不為仍為礪密狀不當得醜謚

予自東川還朋礪者潛切齒矣無何分蒞東都臺天子

久不在都都下多不法者百司皆牢獄有裁接吏械人

逾歲而臺府不得而知之者予因飛奏絶百司專禁錮

河南尉判官予劾之忤宰相旨監徐使死於軍徐帥郵

傳其柩柩至洛其下毆詬主郵吏予命吏徙柩於外不

得復乘傳浙西觀察使封杖決安吉令至死河南尹誣

奏書生尹太階請死之飛龍使誘趙寔家逃奴為養子

田季安盜娶洛陽衣冠女汴州沒入死商錢且千萬滑州賦於民以千授於人以八伯朝廷饋東師主計者悞命牛車四千三百乘飛芻越太行類是數十事或移或奏皆主之貞元已來不慣用文法内外寵臣皆喑嗚㑹河南尹房式詐譲事發奏攝之前所喑嗚者呌噪宰相素以劾判官事相銜乘是黜予江陵掾後十年始為膳部員外郎穆宗初宰相更相用事丞相段公一日獨得對因請亟用兵部郎中薛存慶考功員外郎牛僧孺子

亦在請中上然之不十數日次用為給舍他忿恨者日夜構飛語予懼罪比上書自明上憐之三召與語語及兵賦洎西北邊事因命經紀之是後書奏及進見皆言天下事外間不知多臆度陛下益憐其不漏禁中語召入禁林且欲亟用為宰相是時裴度在太原亦有宰相望巧者謀欲俱廢之乃以予所無構於裴裴奏至驗之皆失㝎上以裴方握兵不欲校曲直出予為工部侍郎而相裴之期亦衰矣不累月上盡得所構者雖不能暴

揚之遂果初意卒用予與裴俱為宰相復有購狂民告
予借客刺裴者鞫之復無狀而裴與予以故俱罷免始
元和十五年八月得見上至是未二歲僭忝恩寵無是
之速者遭罹謗咎亦無是之甚者是以心腹腎腸糜費
於扶衛危亡之不暇又惡暇經紀陛下之所付哉然而
造次顛沛之中前後列上兵賦邊防之狀可得而存者
一百一十五苟而削之是傷先帝之器使也至於陳暢
辨謗之章去之則無以自明於朋友矣其餘郡縣之奏

請賀慶之禮因亦附於件目始教本書至於為人雜奏二十有七軸凡二百二十有七奏終歿吾世貽之子孫式所以明經制之難行而銷毀之易至也其自叙如此欲知其作者之意備於此篇稹文友與白居易最善後進之士最重龐嚴言其文體類已保薦之

龐嚴者壽春人父景昭嚴元和中登進士第長慶元年應制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策入三等冠制科之首是月拜左拾遺聰敏絶人文章峭麗翰林學士元稹

李紳頗知之明年二月召入翰林為學士轉左補闕再遷駕部郎中知制誥嚴與右拾遺蔣防俱為稹紳保薦至諫官內職四年昭愍即位李紳為宰相李逢吉所排貶端州司馬嚴坐累出為江州刺史給事中于敖素與嚴善制既下敖封還時人凛然相顧曰于給事犯宰相怒而為知己不亦危乎及覆制出乃知敖駁制書貶嚴太輕中外無不嗤誚以為口實初李紳謫官朝官皆賀逢吉唯右拾遺吳思不賀逢吉怒改為殿中侍御史充

入蕃告哀使嚴復入為庫部郎中太和二年二月上試制舉人命嚴與左散騎常侍馮宿太常少卿賈餗為試官以裴休為甲等制科之首有應直言極諫舉人劉蕡條對激切凡數千言不中選人咸以為屈其所對策大行於時登科者有請以身名授蕡者嚴再遷太常少卿五年權知京兆尹以强幹不避權豪稱然無士君子之檢操貪勢嗜利因醉而卒

白居易字樂天太原人北齊五兵尚書建之仍孫建生

士通皇朝利州都督士通生志善尚衣奉御志善生温檢校都官郎中温生鍠歷酸棗鞏二縣令鍠生季庚建中初為彭城令時李正已據河南十餘州叛正已宗人洧為徐州刺史季庚說洧以彭門歸國因授朝散大夫大理少卿徐州別駕賜緋魚袋兼徐泗觀察判官歷衢州襄州別駕自鍠至季庚世敦儒業皆以明經出身季庚生居易初建立功於高齊賜田於韓城子孫家焉遂移籍同州至温徙於下邽今為下邽人焉居易幼聰慧

絶人襟懐宏放年十五六時袖文一編投著作郎吳人顧況況能文而性浮薄後進文章無可意者覧居易文不覺迎門禮遇曰吾謂斯文遂絶復得吾子矣貞元十四年始以進士就試禮部侍郎高郢擢昇甲科吏部判入等授祕書省校書郎元和元年四月憲宗策試制舉人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策入第四等授盩厔縣尉集賢校理居易文辭富豔尤精於詩筆自讐校至結綬畿甸所著歌詩數十百篇皆意存諷賦箴時之病補政

之缺而士君子多之而往往流聞禁中章武皇帝納諫
思理渴聞讜言二年十一月召入翰林為學士三年五
月拜左拾遺居易自以逢好文之主非次拔擢欲以生
平所貯仰酬恩造拜命之日獻疏言事曰蒙恩授臣左
拾遺依前翰林學士已與崔羣同狀陳謝但言忝冒未
吐衷誠今再瀆宸嚴伏惟重賜詳覽臣謹按六典左右
拾遺掌供奉諷諫凡發令舉事有不便於時不合於道
者小則上封大則廷諍其選甚重其秩甚卑所以然者

抑有由也大凡人之情位髙則惜其位身貴則愛其身惜位則偷合而不言愛身則茍容而不諫此必然之理也故拾遺之置所以卑其秩者使位未足惜身未足愛也所以重其選者使下不忍負心上不忍負恩也夫位不足惜恩不忍負然後能有闕必規有違必諌朝廷得失無不察天下利病無不言此國朝置拾遺之本意也由是而言豈小臣愚劣暗懦所宜居之哉況臣本鄉校豎儒府縣走吏委心泥滓絶望煙霄豈意聖慈擢居近

職每宴飲無不先預每慶賜無不先霑中廄之馬代其勞內廚之膳給其食朝慙夕惕已逾半年塵曠漸深憂愧彌劇未申微効又擢清班臣所以授官已來僅經十日食不知味寢不遑安唯思粉身以荅殊寵但未獲粉身之所耳今陛下肇臨皇極初受鴻名夙夜憂勤以求致理每施一政舉一事無不合於道便於時者萬一事有不便於時者陛下豈不欲聞之乎萬一政有不合於道者陛下豈不欲知之乎儻陛下言動之際詔令之間

小有闕遺稍關損益臣必密陳所見潛獻所聞但在聖
心裁斷而已臣又職在禁中不同外司欲竭愚誠合先
陳露伏希天鑒深察赤誠居易與河南元稹相善同年
登制舉交情隆厚稹自監察御史謫為江陵府士曹掾
翰林學士李絳崔羣上前面論稹無罪居易累疏切諫
曰臣昨縁元稹左降頻已奏聞臣内察事情外聽衆議
元稹左降有不可者三何者元稹守官正直人所共知
自受御史已來舉奏不避權勢秪如奏李佐公等事多

是朝廷親情人誰無私因以挾恨或假公議將報私嫌遂使誣謗之聲上聞天聽臣恐元稹左降已後凡在位者每欲舉職必先以稹為誡無人肯為陛下當官守法無人肯為陛下嫉惡繩愆內外權貴親黨縱有大過大罪者必相容隱而已陛下從此無由得知此其不可者一也昨元稹所追勘房式之事心雖徇公事稍過當既從重罰足以懲違況經謝恩旋又左降雖引前事以為責辭然外議喧喧皆以為稹與中使劉士元爭廳因此

獲罪至於爭廳事理已具前狀奏陳況聞士元蹋破驛門奪將鞍馬仍索弓箭嚇辱朝官承前已来未有此事今中官有罪未聞處置御史無過却先貶官遠近聞知實損聖德臣恐從今已後中官出使縱暴益甚朝官受辱必不敢言縱有被凌辱毆打者亦以元稹為戒但吞聲而已陛下從此無由得聞此其不可二也臣又訪聞元稹自去年已來舉奏嚴礪在東川日枉法没入平人資産八十餘家又奏王沼違法給券令監軍押柩及家

口入驛又奏裴玢違勑徵百姓草又奏韓皐使軍將封杖打殺縣令如此之事前後甚多屬朝廷法行悉有懲罰計天下方鎮皆怒元稹守官今貶為江陵判司即是送與方鎮從此方便報怨朝廷何由得知臣伏聞德宗時有崔善貞者告李錡必反德宗不信送與李錡錡掘坑熾火燒殺善貞曾未數年李錡果反至今天下為之痛心臣恐元稹貶官方鎮有過無人敢言陛下無由得知不法之事此其不可者三也若無此三不可假如朝

廷悞左降一御史蓋是小事臣安敢煩瀆聖聽至於再三誠以所損者深所闗者大以此思慮敢不極言疏入不報又淄青節度使李師道進絹為魏徵子孫贖宅居易諫曰徵是陛下先朝宰相太宗嘗賜殿材成其正室尤與諸家第宅不同子孫典貼其錢不多自可官中為之收贖而令師道掠美事實非宜憲宗深然之上又欲加河東王鍔平章事居易諫曰宰相是陛下輔臣非賢良不可當此位鍔誅剝民財以市恩澤不可使四方之

人謂陛下得王鍔進奉而與之宰相深無益於聖朝乃止王承宗拒命上令神策中尉吐突承璀為招討使諫官上章者十七八居易面論辭情切至既而又請罷河北用兵凡數千百言皆人之難言者上多聽納唯諫承璀事切上頗不悦謂李絳曰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無禮於朕朕實難奈絳對曰居易所以不避死亡之誅事無巨細必言者盖酬陛下特力拔擢耳非輕言也陛下欲開諫諍之路不宜阻居易言上曰卿言是

也繇是多見聽納五年當改官上謂崔羣曰居易官卑俸薄拘於資地不能超等其官可聽自便奏來居易奏曰臣聞姜公輔為內職求為京府判司為奉親也臣有老母家貧養薄乞如公輔例於是除京兆府戶曹叅軍六年四月丁母陳夫人之喪退居下邽九年冬入朝授太子左贊善大夫十年七月盜殺宰相武元衡居易首上疏論其寃急請捕賊以雪國恥宰相以宮官非諫職不當先諫官言事會有素惡居易者掎摭居易言浮華

無行其母因看花墮井而死而居易作賞花及新井詩甚傷名教不宜寘彼周行執政方惡其言事奏貶為江表刺史詔出中書舍人王涯上疏論之言居易所犯狀迹不宜治郡追詔授江州司馬居易儒學之外尤通釋典常以忘懷處順為事都不以遷謫介意在湓城立隱舍於廬山遺愛寺嘗與人書言之曰予去年秋始遊廬山到東西二林間香鑪峯下見雲木泉石勝絶第一愛不能捨因立草堂前有喬松十數株脩竹千餘竿青蘿

為牆揆白石為橋道流水周於舍下飛泉落於簷間紅榴白蓮羅生池砌居易與湊滿朗晦四禪師追永遠宗雷之迹為人外之交每相攜遊詠躋危登險極林泉之幽邃至於脩然順適之際幾欲忘其形骸或經時不歸或踰月而返郡守以朝貴遇之不之責時元稹在通州篇詠贈荅往来不以數千里為遠嘗與稹書因論作文之大旨曰夫文尚矣三才各有文天之文三光首之地之文五材首之人之文六經首之就六經言詩又首之

何者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聲莫深乎義詩者根情苗言華聲實義上自賢聖下至愚騃微及豚魚幽及鬼神羣分而氣同形異而情一未有聲入而不應情交而不感者聖人知其然因其言經之以六義緣其聲緯之以五音音有韻義有類韻協則言順言順則聲易入類舉則情見情見則感易交於是乎孕大含深貫微洞密上下通而二氣泰憂樂合而百志熙二帝三王所以直道而行垂拱而

理者揭此以為大柄決此以為大寳也故聞元首明股肱良之歌則知虞道昌矣聞五子洛汭之歌則知夏政荒矣言者無罪聞者作誡言者聞者莫不兩盡其心焉洎周衰秦興採詩官廢上不以詩補察時政下不以歌洩道人情用至於諂成之風動救失之道缺於時六義始刓矣國風變為騷辭五言始於蘇李詩騷皆不遇者各繫其志發而為文故河梁之句止於傷别澤畔之吟歸於怨思彷徨抑欝不暇及他耳然去詩未遠梗概尚

存故興離別則引雙鳧一鴈為喻諷君子小人則引香草惡鳥為比雖義類不具猶得風人之什二三焉於時六義始缺矣晉宋已還得者蓋寡以康樂之奧博多溺於山水以淵明之高古偏放於田園江鮑之流又狹於此如梁鴻五噫之例者百無一二於時六義寖微矣陵夷至於梁陳間率不過嘲風雪弄花草而已噫風雪花草之物三百篇中豈捨之乎顧所用何如耳設如北風其涼假風以刺威虐雨雪霏霏因雪以愍征役棠棣之

華感華以諷兄弟采采芣苡美草以樂有子也皆興發於此而義歸於彼反是者可乎哉然則餘霞散成綺澄江淨如練歸花先委露別葉乍辭風之什麗則麗矣吾不知其所諷焉故僕所謂嘲風雪弄花草而已於時六義盡去矣唐興二百年其間詩人不可勝數所可舉者陳子昂有感遇詩二十首鮑防感興詩十五篇又詩之豪者世稱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風雅比興十無一焉杜詩最多可傳者千餘首至於貫穿古

今覼縷格律盡工盡善又過於李焉然撮其新安石壕潼關吏蘆子關花門之章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之句亦不過三四十杜尚如此況不迨杜者乎僕常痛詩道崩壞忽忽憤發或廢食輟寢不量才力欲扶起之嗟乎事有大謬者又不可一二而言然亦不能不粗陳於左右僕始生六七月時乳母抱弄於書屏下有指之字無字示僕者僕口未能言心已默識後有問此二字者雖百十其試而指之不差則知僕宿習之縁已在文字

中矣及五六歲便學為詩九歲暗識聲韻十五六始知有進士苦節讀書二十已來晝課賦夜課書間又課詩不遑寢息矣以至於口舌成瘡手肘成胝既壯而膚革不豐盈未老而齒髪早衰白瞀然如飛蠅垂珠在眸子中者動以萬數蓋以苦學力文之所致又自悲家貧多故年二十七方從鄉賦既第之後雖專於科試亦不廢詩及授校書郎時已盈三四百首或出示交友如足下輩見皆謂之工其實未窺作者之域耳自登朝來年齒

漸長閲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是時皇帝初即位宰府有正人屢降璽書訪人急病僕會此日擢在翰林身是諫官月請諫紙啓奏之間有可以救濟人病裨補時闕而難於指言者輒詠歌之欲稍稍進聞於上上以廣宸聽副憂勤次以酬恩奬塞言責下以復吾平生之志豈圖志未就而悔已生言未聞而謗已成矣又請為左右終言之凡聞僕賀雨詩衆口籍籍以為非

宜矣聞僕哭孔戡詩衆面脉脉盡不悅矣聞秦中吟則權豪貴近者相目而變色矣聞登樂遊園寄足下詩則執政柄者扼腕矣聞宿紫閣村詩則握軍要者切齒矣大率如此不可徧舉不相與者號為沽譽號為詆訐號為訕謗苟相與者則如牛僧孺之誡焉乃至骨肉妻孥皆以我為非也其不我非者舉世不過三兩人有鄧魴者見僕詩而喜無何魴死有唐衢者見僕詩而泣未幾而衢死其餘即足下足下又十年來困躓若此嗚呼豈

六義四始之風天將破壞不可支持耶抑又不知天意不欲使下人病苦聞於上耶不然何有志於詩者不利若此之甚也然僕又自思關東一男子耳除讀書屬文外其他懵然無知乃至書畫碁博可以接羣居之歡者一無通曉即其愚拙可知矣初應進士時中朝無緦麻之親達官無半面之舊策蹇步於利足之途張空拳於戰文之場十年之間三登科第名落衆耳迹昇清貫出交賢俊入侍冕旒始得名於文章終得罪於文章亦其

宜也日者聞親友間說禮吏部舉選人多以僕私試賦判為準的其餘詩句亦往往在人口中僕恧然自愧不之信也及再來長安又聞有軍使高霞寓者欲聘倡妓妓大誇曰我誦得白學士長恨歌豈同他哉由是增價又足下書云到通州日見江館柱間有題僕詩者何人哉又昨過漢南日適遇主人集衆娛樂他賔諸妓見僕來指而相顧曰此是秦中吟長恨歌主耳自長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鄉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題僕

詩者士庶僧徒孀婦處女之口每有詠僕詩者此誠雕篆之戲不足為多然今時俗所重正在此耳雖前賢如淵雲者前輩如李杜者亦未能忘情於其間古人云名者公器不可多取僕是何者竊時之名已多既竊時名又欲竊時之富貴使已為造物者肯兼與之乎今之屯窮理固然也況詩人多蹇如陳子昂杜甫各授一拾遺而屯剥至死孟浩然輩不及一命窮悴終身近日孟郊六十終試協律張籍五十未離一太祝彼何人哉況僕

之才又不廹彼今雖謫佐逺郡而官品至第五月俸四五萬寒有衣饑有食給身之外施及家人亦可謂不負白氏子矣微之微之勿念我哉僕數月來檢討囊帙中得新舊詩各以類分分為卷目自拾遺來凡所遇所感關於美刺興比者又自武德至元和因事立題題為新樂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謂之諷諭詩又或退公或卧病閑居知足保和吟玩性情者一百首謂之閑適詩又有事物牽於外情理動於内隨感遇而形於歎詠者一百

首謂之感傷詩又有五言七言長句絶句自百韻至兩韻者四百餘首謂之雜律詩凡為十五卷約八百首異時相見當盡致於執事微之古人云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僕雖不肖常師此語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時時之來也為雲龍為風鵬勃然突然陳力以出時之不來也為霧豹為冥鴻寂兮寥兮奉身而退進退出處何往而不自得哉故僕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為道言而發明之則為詩謂之諷諭詩兼濟

之志也謂之閑適詩獨善之義也故覽僕詩者知僕之道焉其餘雜律詩或誘於一時一物發於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者但以親朋合散之際取其釋恨佐歡今銓次之間未能删去他時有為我編集斯文者略之可也微之夫貴耳賤目榮古陋今人之大情也僕不能遠徵古舊如近歲韋蘇州歌行才麗之外頗近興諷其五言詩又髙雅閑澹自成一家之體今之秉筆者誰能及之然當蘇州在時人亦未甚愛重必待身後人

始貴之今僕之詩人所愛者悉不過雜律詩與長恨歌已下耳時之所重僕之所輕至於諷諭者意激而言質閑適者思澹而辭迂以質合迂宜人之不愛也今所愛者並世而生獨足下耳然百千年後安知復無如足下者出而知愛我詩哉故自八九年來與足下小通則以詩相戒小窮則以詩相勉索居則以詩相慰同處則以詩相娛知吾罪吾率以詩也如今年春遊城南時與足下馬上相戲因各誦新豔小律不雜他篇自皇子陂歸

聇國里迭吟遞唱不絶聲者二十里餘樊李在傍無所措口知我者以為詩仙不知我者以為詩魔何則勞心靈役聲氣連朝接夕不自知其苦非魔而何偶同人當美景或花時宴罷或月夜酒酣一詠一吟不覺老之將至雖驂鸞鶴遊蓬瀛者之適無以加於此焉又非仙而何微之微之此吾所以與足下外形骸脱蹤迹傲軒冕輕人寰者又以此也當此之時足下興有餘力且欲與僕悉索還往中詩取其尤長者如張十八古樂府李二

十新歌行盧楊二秘書律詩竇七元八絶句博搜精掇編而次之號為元白往還集衆君子得擬議於此者莫不踊躍欣喜以為盛事嗟乎言未終而足下左轉不數月而僕又繼行心期索然何日成就又可為之太息矣僕常語足下凡人為文私於自是不忍於割截或失於繁多其間妍媸益又自惑必待文友有公鑒無姑息者討論而削奪之然後繁簡當否得其中矣況僕與足下為文尤患其多已尚病況他人乎今且各纂詩筆粗為

卷第待與足下相見日各出所有終前志焉又不知相遇是何年相見是何地溘然而至則如之何微之知我心哉潯陽臘月江風苦寒歲暮鮮歡夜長少睡引筆鋪紙悄然燈前有念則書言無銓次勿以繁雜為倦且以代一夕之話言也居易自叙如此文士以為信然十三年冬量移忠州刺史自潯陽浮江上峽十四年三月元稹會居易於峽口停舟夷陵三日時季弟行簡從行三人於峽州西二十里黄牛硤口石洞中置酒賦詩戀戀

不能訣南賓郡當峽路之深險處也花木多奇居易在郡為木蓮荔枝圖寄朝中親友各記其狀曰荔枝生巴峽間形圓如帷蓋葉如桂冬青華如橘春榮實如丹夏熟朶如蒲萄核如枇杷殼如紅繒膜如紫綃瓤肉瑩白如雪漿液甘酸如醴酪大畧如此其實過之若離本枝一日而色變二日而香變三日而味變四五日外色香味盡去矣木蓮大者高四五丈巴民呼為黃心樹經冬不凋身如青楊有白文葉如桂厚大無脊花如蓮香色

豔賦皆同房獨藥有異四月初始開自開迨謝僅二十日元和十四年夏命道士毋丘元志寫之惜其遐僻因以三絶賦之有天教抛擲在深山之句咸傳於都下好事者喧然模寫其年冬召還京師拜司門員外郎明年轉主客郎中知制誥加朝散大夫始著緋時元稹亦徵還為尚書郎知制誥同在綸閣長慶元年四月受詔與中書舍人王起覆試禮部侍郎錢徽下及第人鄭朗等一十四人十月轉中書舍人十一月穆宗親試制舉人

又與賈餗陳岵為考策官凡朝廷文字之職無不首居其選然多為排擯不得用其才時天子荒縱不法執政非其人制御乖方河朔復亂居易累上疏論其事天子不能用乃求外任七月除杭州刺史俄而元稹罷相自馮翊轉浙東觀察使交契素深杭越鄰境篇詠往來不間旬浹嘗會於境上數日而別秩滿除太子左庶子分司東都寶歷中復出為蘇州刺史文宗即位徵拜秘書監賜金紫九月上誕節名居易與僧惟澄道士趙常盈

對御講論於麟德殿居易論難鋒起辭辨泉注上疑宿構深嗟挹之太和二年正月轉刑部侍郎封晉陽縣男食邑三伯戶三年稱病東歸求為分司官尋除太子賓客居易初對策高第擢入翰林蒙英主特達顧遇頗欲奮厲効報苟致身於訏謨之地則兼濟生靈蓄意未果望風為當路者所擠流徙江湖四五年間幾淪蠻瘴自是宦情衰落無意於出處唯以逍遥自得吟詠情性為事太和已後李宗閔李德裕朋黨事起是非排陷朝昇

暮黜天子亦無如之何楊潁士楊虞卿與宗閔善居易妻潁士從父妹也居易愈不自安懼以黨人見斥乃求致身散地冀於遠害凡所居官未嘗終秩率以病免固求分務識者多之五年除河南尹七年復授太子賓客分司初居易罷杭州歸洛陽於履道里得故散騎常侍楊憑宅竹木池館有林泉之致家妓樊素蠻子者能歌善舞居易既以尹正罷歸每獨酌賦詠於舟中因為池上篇曰東都風土水木之勝在東南偏東南之勝在履

道里里之勝在西北隅西閈北垣第一第即白氏叟樂天退老之地地方十七畆屋室三之一水五之一竹九之一而島樹橋道閒之初樂天既為主喜且曰雖有池臺無粟不能守也乃作池東粟廩又曰雖有子弟無書不能訓也乃作池北書庫又曰雖有賓朋無琴酒不能娱也乃作池西琴亭加石樽焉樂天罷杭州刺史得天竺石一華亭鶴二以歸始作西平橋開環池路罷蘇州刺史時得太湖石五白蓮折腰菱青板舫以歸又作中

高橋通三島逕罷刑部侍郎時有粟千斛書一車泊臧
獲之習管磬絃歌者指百以歸先是潁川陳孝仙與釀
酒法味甚佳博陵崔晦叔與琴韻甚清蜀客姜發授秋
思聲甚澹弘農楊貞一與青石三方長平滑可以坐卧
太和三年夏樂天始得請為太子賔客分秩於洛下息
躬於池上凡三任所得四人所與泊吾不才身今率為
池中物每至池風春池月秋水香蓮開之旦露清鶴唳
之夕拂楊石舉陳酒援崔琴彈秋思頹然自適不知其

他酒酣琴罷又命樂童登中島亭合奏霓裳散序聲隨風飄或凝或散悠揚於竹煙波月之際者久之曲未竟而樂天陶然石上矣睡起偶詠非詩非賦阿龜握筆因題石間視其粗成韻章命為池上篇云十畝之宅五畝之園有水一池有竹千竿勿謂土狹勿謂地偏足以容膝足以息肩有堂有亭有橋有船有書有酒有歌有絃有叟在中白鬚飄然識分知足外無求焉如鳥擇木姑務巢安如蛙作坎不知海寬靈鶴怪石紫菱白蓮皆吾

所好盡在我前時引一杯或吟一篇妻孥熈熈雞犬閑閑優哉游哉吾將老乎其間又効陶潛五柳先生傳作醉吟先生傳以自況文章曠達皆此類也太和末李訓構禍衣冠塗地士林傷感居易愈無宦情開成元年除同州刺史辭疾不拜尋授太子少傅進封馮翊縣開國侯四年冬得風病伏枕者累月乃放諸妓女樊蠻等仍自為墓志病中吟詠不輟自言曰予年六十有八始患風痺之疾體瘰首肱左足不支蓋老病相乘有時而至

耳子栖心釋梵浪迹老莊因疾觀身果有所得何則外形骸而内忘憂患先禪觀而後順醫治旬月以還厥疾少間杜門高枕澹然安閑吟詠興來亦不能遏遂為病中詩十五篇以自諭會昌中請罷太子少傅以刑部尚書致仕與香山僧如滿結香火社每肩輿往來白衣鳩杖自稱香山居士大中元年卒時年七十六贈尚書右僕射有文集七十五卷經史事類三十卷並行於世長慶末浙東觀察使元稹為居易集序曰樂天始未言試

指之無字能不悞始既言讀書勤敏與他兒異五六歲識聲韻十五志辭賦二十七舉進士貞元末進士尚馳競不尚文就中六籍尤擯落禮部侍郎高郢始用經藝為進退樂天一舉擢上第明年中拔萃甲科由是性習相近遠玄珠斬白蛇劍等賦洎百節判新進士競相傳於京師會憲宗皇帝策召天下士對詔稱旨又登甲科未幾選入翰林掌制誥比比上書言得失因為賀雨詩秦中吟等數十章指言天下事時人比之風騷焉予始

與樂天同祕書前後多以詩章相贈荅予譴掾江陵樂天猶在翰林寄予百韻律體及雜體前後數十詩是後各佐江通復相酬寄巴蜀江楚間洎長安中少年遞相倣効競作新辭自謂為元和詩而樂天秦中吟賀雨諷諭閑適等篇時人罕能知者然而二十年間禁省觀寺郵候牆壁之上無不書王公妾婦牛童馬走之口無不道其繕寫模勒衒賣於市井或因之以交酒茗者處處皆是其甚有至盜竊名姓苟求自售雜亂閒廁無可奈

何予常於平水市中見村校諸童競習歌詠召而問之皆對曰先生教我樂天微之詩固亦不知予為微之也又雞林賈人求市頗切自云本國宰相每以一金換一篇甚僞者宰相輒能辨别之自篇章已來未有如是流傳之廣者長慶四年樂天自杭州刺史以右庶子召還予時刺會稽因得盡徵其文手自排纘成五十卷凡二千二百五十一首前輩多以前集中集為名予以為陛下明年當改元長慶訖於是矣因號白氏長慶集大凡

人之文各有所長樂天長可以為多矣夫諷諭之詩長於激閑適之詩長於遺感傷之詩長於切五字律詩百言而上長於贍五字七字百言而下長於情賦贊箴誡之類長於當碑記叙事制誥長於實啟奏表狀長於直書檄辭册剖判長於盡總而言之不亦多乎哉人以為稹序盡其能事居易嘗寫其文集送江州東西二林寺洛城香山聖善等寺如佛書雜傳例流行之無子以其姪孫嗣遺命不歸下邽可葬於香山如滿師塔之側家

人從命而葬焉行簡字知退貞元末登進士第授祕書省校書郎元和中盧坦鎮東蜀辟為掌書記府罷歸潯陽居易授江州司馬從兄之郡十五年居易入朝為尚書郎行簡亦授左拾遺累遷司門員外郎主客郎中長慶末振武奏水運營田使賀拔志言營田數過實詔令行簡按覆之不實志弘自剌死行簡寶歷二年冬病卒有文集一十卷行簡文筆有兄風辭賦尤稱精密文士皆師法之居易友愛過人兄弟相待如賓客行簡子龜

兒多自教習以至成名當時友悌無以比焉敏中字用晦居易從父弟也祖鏻位終揚府録事叅軍父季康溧陽令敏中少孤為諸兄之所訓厲長慶初登進士第佐李聽歴河東鄭滑邠寧三府節度掌書記試大理評事太和七年丁母憂退居下邽會昌初為殿中侍御史分司東都尋除戶部員外郎還京武宗皇帝素聞居易之名及即位欲徵用之宰相李徳裕言居易衰病不任朝謁因言從弟敏中辭藝類居易即日知制誥召入翰林

充學士遷中書舍人累至兵部侍郎學士承旨會昌末同平章事兼刑部尚書集賢史館大學士宣宗即位加右僕射金紫光禄大夫太清宫使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户及李德裕再貶嶺南敏中居四輔之首雷同毀譽無一言伸理物論罪之五年罷相檢校司空出為邠州刺史邠寧節度招撫党項都制置等使七年進位特進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等事十一年二月檢校司徒平章事江陵尹荊南節度使懿宗即位

徵拜司徒門下侍郎平章事復輔政尋加侍中三年罷相為河中尹河中晉絳節度使累遷中書令太子太師致仕卒

史臣曰舉才選士之法尚矣自漢策賢良隋加詩賦罷中正之法委銓舉之司繇是爭務雕蟲罕趨函丈矯首皆希於屈宋駕肩並擬於風騷或侔箴闕之篇或斆補亡之句咸欲錙銖採葛糠粃懷沙較麗藻於碧雞鬬新奇於白鳳曁編之簡牘播在管絃未逃季緒之詆訶孰

望子虛之稱賞追今千載不乏辭人統論六義之源較其三變之體如一班者蓋寡類七子者幾何至潘陸情致之文鮑謝清便之作迨於徐庾踵麗增華纂組成而耀以珠璣瑶臺構而間之金碧國初開文館高宗禮茂才虞許擅價於前蘇李馳聲於後或位昇台㕔學際天人潤色之文咸布編集然而向古者傷於太僻徇華者或至不經齷齪者局於宮商放縱者流於鄭衛若品調律度揚搉古今賢不肖皆賞其文未如元白之盛也昔

建安才子始定覇於曹劉永明辭宗先讓功於沈謝元和主盟微之樂天而已臣觀元之制策白之奏議極文章之壼奥盡治亂之根荄非徒謡頌之片言盤盂之小說就文觀行居易為優放心於自得之場置器於必安之地優游卒歲不亦賢乎
贊曰文章新體建安永明沈謝既往元白挺生但留金石長有莖英不習孫吳焉知用兵

舊唐書卷一百六十六